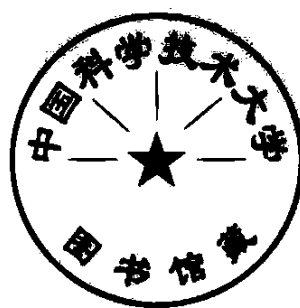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

翻译文学集 1



上海书店

382045

In 12 Divisions & 30 Volumes

A TREASU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BOOK ELEVEN DIVISION:
TRANSLATED LITERATURE
3 VOLUMES, NO.1

SHANGHAI BOOK STORE

Shanghai, China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

第11集·第26卷·翻译文学集一

施蛰存 主编

上海书店出版

(上海福州路401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昆山亭林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7 $\frac{7}{8}$ 插页 4 字数 826 千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000

ISBN 7-80569-326-9/I·106

定价(精) 19.50 元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

各分集主编

文学理论集	徐中玉	俗文学集	范伯群
小说集	吴组缃		金名
	端木蕻良	民间文学集	钟敬文
	时萌	书信日记集	郑逸梅
散文集	任访秋		陈左高
诗词集	钱仲联	少数民族文学集	马学良
戏剧集	张庚	翻译文学集	施蛰存
笔记文学集	柯灵	史料索引集	魏绍昌
	张海珊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主要工作人员

编辑室成员：范泉(总) 王知伊 周劭 杨友仁

龚建星 郑晓方

装帧设计：范一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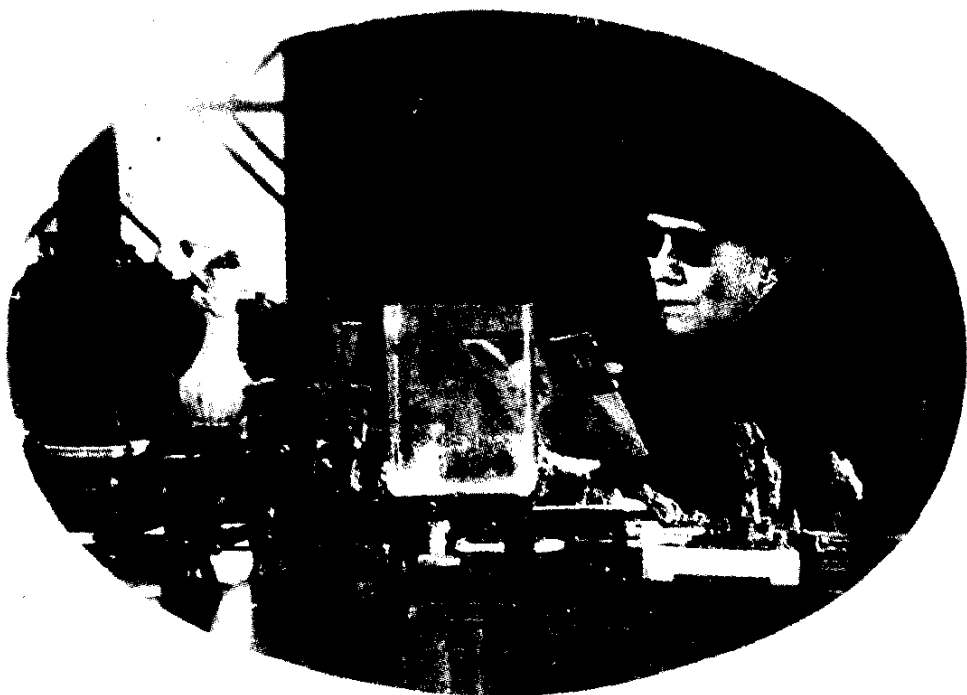
本卷责任编辑：徐文伟



用白话文翻译西方文学
作品的近代著名翻译家
伍光建像



林纾绘图镌刻题赠伍光建
的铜质墨盒拓片（原件7×7
cm，伍鑫甫珍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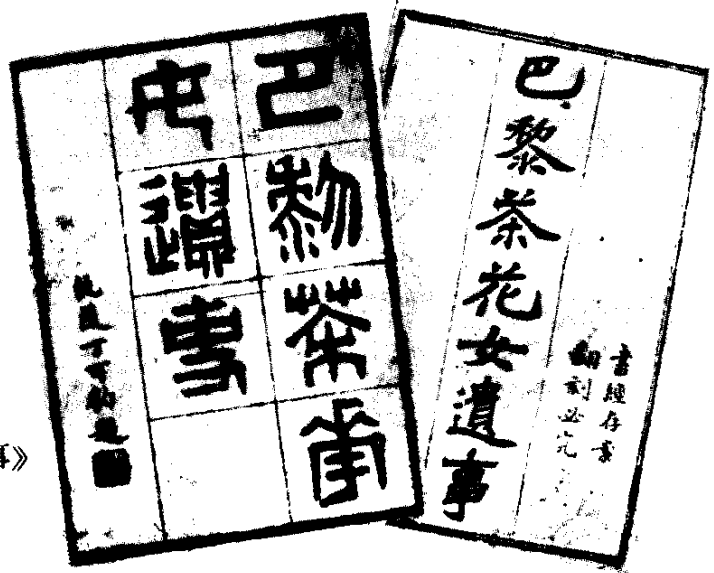
周瘦鹃在他塑造的盆景旁阅读



本卷部分选本一瞥

蘇仲公兄大人
 不渡上原福志日批
 日批兼花心一統而却亦刻所閱中外
 日報有心巨覽始末云、在亦勝於
 筆考之無極重以考中 雅德名而
 能生三字故有碑外似御有不使亦中
 無去此一矣且此手刻書出油紙亦
 出觀發書以心志世肯留以此原亦了
 未嘗拍逐福遠社在公法 呈下再引
 登報用大字寫 存花女中送子每部價
 若干下用小字寫 前報云以已覽為林遠華五
 傳譯以中則華一在華居不之也
 中在行也 再建禁以心 都名以此、心兩名所
 破少 呈下言可允行也心同
 無考 林紓 白甲
 三月廿六日在徐州心知如吳春

林紓談《巴黎茶花女遺事》手迹



下右：《巴黎茶花女遺事》

1899年素隱書屋中譯本里封

下左：1901年玉情瑤怨館

中譯本里封

天黑 錄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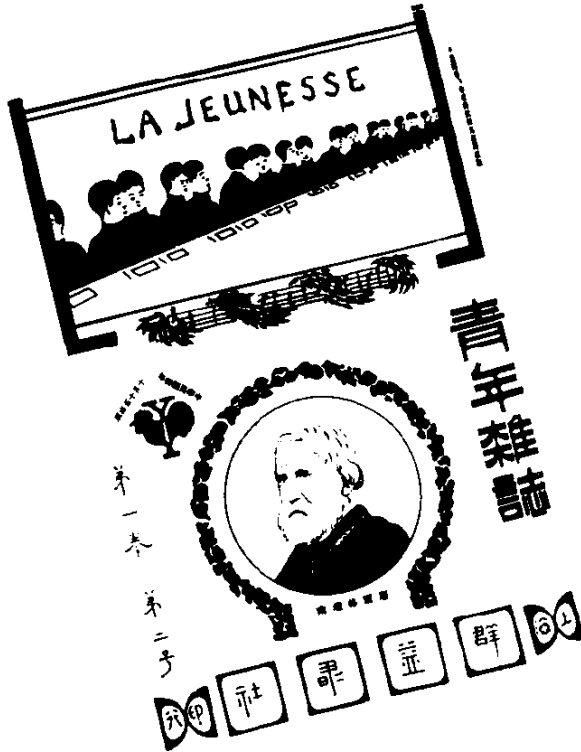
楊文舉
著

美國斯士活著
附譯本
仁相贊
第一章
美國奴隸天錄卷一
大書刊者稍覺大復不領止
積累久矣一全錄故例其時亦
解前結解一而培請請請曰凡今
我之安無始不知對已百別行

上左：《黑奴吁天錄》林纾、魏易译本的里封及正文书影

下左：1907年发表《忧患余生》的《东方杂志》

下右：1917年发表《春潮》的《青年杂志》



出版说明

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的八十年间，正是我国封建社会日趋解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清王朝腐朽崩溃、北洋军阀黑暗统治的时期。由于帝国主义列强贪得无厌的残酷侵略和掠夺，不甘被奴役的中国人民，包括起义农民、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和革命派，以及部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群起抗争，自强自救，力求用西方文化取代封建文化。这是民族斗争、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尖锐复杂、空前激烈的时期。反映在文学上，时代的激荡和西洋文学的波涛，有力地冲击了长期来几乎处于静止状态的我国古代文学的深层结构，而开始承前启后的嬗变。虽然改良主义思想仍然是这一时期文学的主导思想，但它确曾在反帝反封建、反映现实社会、发挥文学的战斗作用、文语合一等方面，作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兴起准备了一定的历史条件。因此近代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承启转折阶段，有着它存在的特殊意义。但是近代文学资料有三个特点：繁、碎、乱，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的手抄孤本，仍流存在一些专家个人和作者亲属的手里。《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的编辑，正是为了要把这些浩似烟海、隐显错综、良莠不齐、濒于佚失的近代文学资料，分门别类地搜集、烛隐、筛选、点校、笺释，并撰写导言和作者小传，整理出一套有点有面、鲜明系统的资料系列，便于文学专业工作者、教学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的研究、选材、教学和鉴赏。

上海書店

1990年10月

12 专集 30 分卷顺序号

ORDER OF THE 12 DIVISIONS & 30 VOLUMES

- 1 文学理论集： 两卷 第一卷、第二卷
Essays on Literary Theory, 2 Volumes, Nos 1—2
- 2 小说集： 七卷 第三卷至第九卷
Novels, 7 Volumes, Nos 3—9
- 3 散文集： 四卷 第十卷至第十三卷
Prose Writings, 4 Volumes, Nos 10—13
- 4 诗词集： 两卷 第十四卷、第十五卷
Poetry, 2 Volumes, Nos 14—15
- 5 戏剧集： 两卷 第十六卷、第十七卷
Drama, 2 Volumes, Nos 16—17
- 6 笔记文学集： 两卷 第十八卷、第十九卷
Literary Notes, 2 Volumes, Nos 18—19
- 7 俗文学集： 两卷 第二十卷、第二十一卷
Popular Literature, 2 Volumes, Nos 20—21
- 8 民间文学集： 一卷 第二十二卷
Folk Literature, 1 Volume, No 22
- 9 书信日记集： 两卷 第二十三卷、第二十四卷
Letters and Journals, 2 Volumes, Nos 23—24
- 10 少数民族文学集： 一卷 第二十五卷
Literature of the National Minorities, 1 Volume, No 25
- 11 翻译文学集： 三卷 第二十六卷至第二十八卷
Translated Literature, 3 Volumes, Nos 26—28
- 12 史料索引集： 两卷 第二十九卷、第三十卷
Index to Historical Materials, 2 Volumes, Nos 29—30

导 言

施 肇 基

一 东方与西方

人的群体，从部族、民族、发展到国族，除非长时期夜郎自大，闭关自守，总不免与相邻的群体有所往来。有往来，就不免有彼此间的互相影响。在我们中国这一大片土地上，从许多部族的互相影响、互相融化，凝固为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已经是秦汉时代了。

汉武帝刘彻是一位开放型的皇帝，同时又是一个扩张主义者，他从抵抗外族入侵发展到侵略西域诸国，扩大领土。在这一时期的中西交往中，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彼此都获得利益。中国从西域获得大宛马、蒲桃、琵琶、横吹、胡麻、苜蓿。西域诸国获得了蚕丝织物、冶金技术。东汉末年，西域传来了火浣布，曹丕还不信天地间有火烧不坏的东西，著文抨斥。及至亲眼看到了火浣布，才自悔其所见不广。

从汉末开始，印度的佛教经典，陆续由胡僧输入中国。这是

标志着物质文明的西化，已提高到精神文明的西化。佛教哲学在中国思想界发生了巨大的、长远的影响，同时也促进了道家和儒家哲学的发展。

云岗、龙门、敦煌的石刻佛像，龟兹乐、胡旋舞、霓裳羽衣曲，都是西方输入的艺术。阿含部的佛教经典，催生了我国的六朝志怪小说和唐人传奇文。高座讲经和梵呗，导源了我国的变文、弹词和各种说唱文学。这又是文学西化的成果。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时期，几乎有一大半国土，被外来民族所侵占。鲜卑族的拓拔氏的侵入，造成了170年的南北朝时期；女真、蒙古族的相继入侵，占领并统治了中国江淮以北的土地、人民，有240年之久。这两个时期，是异族文化的强迫输入，应该有可能使汉族文化全盘夷化。但是，事实并不如此。鲜卑文化，非但没有影响汉族人，反而为汉族文化所同化。拓拔氏连自己的姓也改从汉姓了。女真、蒙古人都曾想大力改变汉族文化。蒙古人把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任务贬到极低，把代表他们文化的僧侣地位和职责升到极高。但是无济于事，蒙古政权在中国崩溃之后，他们的文化也全部返回草原里去了。到现在，在我们汉族人民的生活里，已看不到蒙古文化的遗迹，只有北方小儿顶门上的一撮头发，还是元朝制度下的“钵焦头”。

在明代以前，汉族人民所吸收的外来文化，仅限于西域近邻诸国。虽然《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上刻有叙利亚文字，可以证明当时长安已有叙利亚来的传教士，但是景教并没有在中国移植成功。从非洲被贩卖来的黑奴，已在唐代贵族家里服务，他们对中国的贡献只有劳动力。波斯商人带来大批珠宝，以换取我们的丝绸、茶叶和瓷器，他们的功绩只是扩大了中国的国际贸易。在元代，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到中国，住了几年，十分眩目

于中国文化，而自己对中国文化并无贡献。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明代以前，中国所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最远只到地中海东岸，也就是，没有越出亚洲大陆。这些近邻国家的文化总体，都低于中国，因此，中国文化能吸收其所长，而不会被侵吞。

明清两代，整整 500 多年，我们一直是个闭关型的国家。从帝王大臣到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顽固自大的保守派，封建思想和封建制度的复古和变本加厉，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非但没有提高和解放，在某些方面，甚至反而落后于前代。在同一时期，欧洲诸大国却经历了人文主义的文艺复兴运动、民主主义的法国大革命、资本主义的产业革命和无神论的科学思想，使许多本来是远远落后于我国的国家，迅速地超越在我国前面。

于是，我们开始接触到欧洲文化。

首先是绕过好望角航海而来的商人。其次是陆续结伴而来的耶苏会教士。以后是奉使来华的外交官。他们中间有文人学士，俄罗斯诗人杰尔查文就是在康熙朝参加使团到中国来的。这一大群欧洲人给我们送来了天文、历法、数学、冶炼技术、天主教义、舆地图。郎世宁给我们应用透视法的绘画。商人们运来了时钟、眼镜、望远镜、古刺水、咖啡、淡巴菇、鼻烟、鸦片。我们回馈他们的是指南针、火药、造纸、印刷技术。这一笔国际贸易，从长远的效益来结账，我们做了亏本生意。

欧洲人用我们的火药制造了枪炮和炸弹，用我们的指南针发展了海运，用我们的造纸和印刷技术使羊皮、麻布和芦纸的手抄本得以大量用铅字排印。这些中国货使西欧一些国家获得了成为帝国主义的能源。1840 年的鸦片战争，1894 年的甲午战争，1900 年的八国联军，一次又一次地打破了我国的大门和围墙。面对优势的武力，先进的文化，于是朝野忧国之士，大梦惊

醒，认识到老大帝国的“文武之道”已不中用了。于是一方面输入轮船、火车、大炮、步枪、电报、电话，一方面派遣留学生，去东西洋学习政法、经济、科技、文教，出现了物质与精神双管齐下地向西方大开放的形势。

二 第二次翻译高潮

向西欧派遣留学生，开始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留学生回国后对祖国的第一个贡献，便是以中文译本介绍、输入外国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推动中国固有的封建制度和文化的改革波澜。从1890年到1919年这一段时期，是中国文化史上继翻译佛经以后的第二次翻译高潮。

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也在这一时期突然兴旺起来。1899年，林纾以“冷红生”的笔名译出了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这是欧洲文学名著输入中国的第一部^①。林纾不解外国语文，他译小仲马此书是依靠留学生笔名为“晓斋主人”的王寿昌的合作。由王氏口述，而林氏笔录。《巴黎茶花女遗事》的出现，震动了中国的作家和文艺读者。许多读者热烈赞赏这部西方式的爱情小说，为它写了不少诗歌和评论。文艺作家们觉悟到才子佳人式的中国旧小说已不能表现时代精神，在《巴黎茶花女遗事》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或摹仿之下，写出了不少新意义、新结构的爱情小说。

^① 在此之前，有过西方传教士译述的文学作品。例如《伊索寓言》，在1840年已有中文译本，书名《意拾蒙引》。但都作为教义宣传品，而不认为文学。

《巴黎茶花女遗事》之后，林纾又译出了美国作家斯土活夫人的《黑奴吁天录》。这是一部为被白人奴役的黑人诉苦伸冤的名著。原书在美国出版后，激发了白种人的人道主义良心，造成强大的舆论，迫使执政者不得不颁布解放黑奴的法案。林纾的译本在中国出版后，中国读者慨叹于非洲大陆沦为白人的殖民地，非洲人民成为白人的奴隶，联系到当时的国运衰败、人民被略卖到新大陆去做苦工的情况，也激发了国家要富强、民族要独立的爱国主义思想，在广大人民中间，开始萌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自由平等的思想。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3年，有署名“楚卿”者，发表了《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1907年，天僂生发表了《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同年，陶祐曾作《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此外，在这几年间，有关小说之社会效益的论文，发表于各报刊者，屡见不鲜。各种报刊也都以连载形式发表翻译小说，较早的是1900年兴中会在香港创刊的《中国旬报》，此后有《觉民》、《江苏》、《浙江潮》、《汉声》、《童子世界》等革命派的政治刊物，将翻译小说的发表作为政治宣传的辅助。改良派报刊也都如此。严复与夏曾佑主办的著名国际政治和社会新闻性质的杂志《国闻报》，从1907年起，每期也增加了小说连载栏，并发表了《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的长文，强调小说对民众的教育意义^①。

《巴黎茶花女遗事》和《黑奴吁天录》译本的成功，鼓舞了林纾继续从事译述外国小说的趣味。当时，由于严复的邀请，他到京师译书局工作，得到几位精通英法语言、了解西方文学的青年学者的合作。在辛亥以前，先后与他合作的有魏易、曾宗巩、

^① 以上所举关于小说诸论文，均见于阿英辑编的《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中华书局1960年版。

陈家麟、李世中等十余人。他们翻译了大量的英、法、美国文学名著,包括司各特、狄更司、笛福、斯威佛特、大仲马、欧文等的主要代表作。三十年间,林纾一人就译出了一百六七十种外国小说。

日本明治元年(1868),开始维新政治。一切政法制度、经济结构、文化设施,都摆脱了中国的影响,而向欧洲诸大国学习。不到三十年,国势民风,焕然一新。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庞然大清帝国竟惨败在“倭夷”手里,这才使中国人注意起日本人来了。1886年,开始派遣日本留学生。北京的同文馆增设东文馆。天津、杭州、福州、泉州等地,纷纷设立东文学堂。康有为、梁启超在上海创办大同译书局,其译书对象“以东文为主,而辅以西文,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在甲午战争以前三百年间,日本人翻译的中国书有129种,而中国人翻译的日本书仅有12种。在甲午战争以后至1911年的十五年间,日本书的中译本多至958种,而中国书的日译本则降到16种。这一现象,可见日本在甲午战争的胜利以后,完全遗弃中国文化而倾向西方;中国人则感到日本维新的显著成效,急起直追,想就近从日本转手学习西洋。所以,中国人从日文翻译的958种书,绝大多数是西欧原著的重译本,或日本学者所著的西方学术书。^①

于是,从华蘅芳译《代数学》、严复译《天演论》、林纾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开始,我国的文化史上出现了第二次翻译高潮。

^① 此处统计数字及中日译书情况均取材于《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

三 外国文学大量输入

小 说

上古文学以散文为大宗，中古文学以诗为大宗，近代文学以小说为大宗。凡是文化史悠久的国家，其文学史的发展，无不如此。不过，在我国，虽然近代型的小说早已出现于宋元时代，却还未能厕身于正统的文学类型。在士大夫的观念中，小说还不是文学。

在第二次的翻译高潮中，外国文学之被介绍给中国读者，首先是大量外国小说的涌入。单是林纾一人，就翻译了一百多种外国小说。此外，还有周桂笙、包公毅、梁启超、陈景韩、吴棹、徐卓呆、周瘦鹃、伍光建、鲁迅、周作人等十余家，也译了许多外国小说。大概的情况是：译纯文学的小说名著较少，通俗文学较多。译西欧及美国小说较多，译东欧及日本小说较少。

纯文学作品的翻译介绍虽然比较的还是少数，但在短短的三十年间，欧洲几个文学灿烂的大国，英、法、德、俄、西班牙、意大利，凡是十八世纪、十九世纪许多主要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几乎都有了译本。甚至在十九世纪最后一二十年才蜚声文坛的作家作品，也迅速地有了中国译本。

明治维新时期期的日本作家，正在开始追随西欧文学的形式与创作方法。在最初的二三十年间，他们还没有新文学的突出成就。中国人翻译的日本小说，也以押川春浪、矢野文雄等人摹仿西欧的通俗小说为多。当然，像尾崎红叶、德富芦花等著名